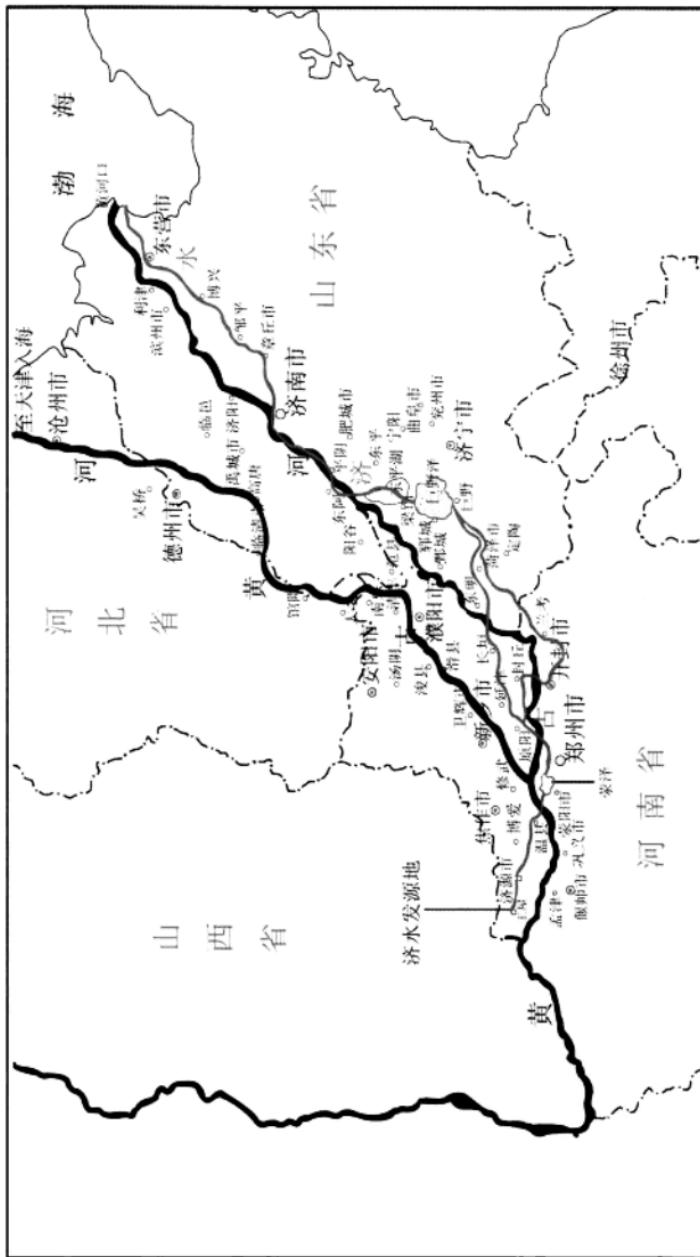




- 济水与鸿沟考
- 济水故道还有三座济渎庙
- 济源南下干部记实
- 我在藏区四十年
- 济源报纸发展追忆
- 党继新在我家被捕亲历记
- 我在济源主政百日与薛子中惨案

济源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图中的古黄河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资料室提供的周定王二年(公元前605年)黄河走向绘。古济水根据史念海《济水与鸿沟考》绘。制图人:济源市市政规划局 李河。

濟水注自西河發源於北河其流故曰濟西而人尤不名也古傳至其南岸是地梁入河者誤也顧水不猛盛不能如舊傳滿溢對出南岸片漠有水滌苟不入



宋代济水流域图 据宋 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

目 录

济水与鸿沟考.....	史念海	1
济水故道还有三座济渎庙	苗兆文	31
济源图书馆史略	王怀修 孔繁华	34
济源报纸发展追记	李德哲	39
济源群众文化五十年琐记	王夫行	61
回忆母校——西石露头民办高中	苗绍永	69
郭沫若为济源一中题写校名	贾笑孟	78
杨成武将军访济源一中	贾笑孟	81
我在藏区四十年	阿宗宗(口述) 姚景强(执笔)	83
济源有一对红军夫妇.....	姚景强 姚天征	107
我所熟悉的“中华龙女”邵素云.....	姚景强	130
我的新闻生涯.....	姚天征	137
唐派弟子任家波印象记.....	徐 静	145
护卫苏联专家视察黄河的回忆.....	朱良珍	154

关帝庙兵站	卢志升(口述)	姚景强(整理)	158
忆我在泰山庙抗日十六完小	李德化		161
济源干部随军南下纪实	冯德明		165
追忆南下干部李岳	李喜荣		194
留村武装斗争的回忆	赵守桐		200
南庄“特务投毒案”侦破始末	李德哲		203
韩国餐桌上的王屋山特产探源	徐占元		210
忆狼灾	卢志升(口述)	马吉功(整理)	215
我在济源主政百日与薛子中惨案	(档案资料)		217
我任国民党区长时参与的剿共行动	(档案资料)		224
党继新在我家被捕亲历记	(档案资料)		235
我参加攻打原大寨的前后经过	(调查材料)		239

本书封面：黄河小浪底 2002 年 7 月 4 日调水调沙试验和黄河今古河道及济水河道示意图叠影。

本书照片除署名者外均为李德哲摄。

济水与鸿沟考

史念海^①

济水和鸿沟都是古代的水道。济水是一条自然水道，其形成在有史以前，直到汉代还畅通无阻。鸿沟是人工开凿的水道，包括几条河流，自成一个系统，从战国时期一直流到秦汉时期。济水和鸿沟流经的地区都在华北平原。

济水在其畅流时被人们当作四渎之一，是和黄河、长江、淮河并列的大河流。为什么叫作渎呢？是因为这四条河流都是独流入

① 史念海(1912~2001)，字筱苏，山西省平陆县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创建者之一，中国第一批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指导教师。1936年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先后担任《禹贡》学会编辑，河北通志馆编纂，西北文化学社主编，国立编译馆副编审，复旦大学副教授，兰州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代主任，西北大学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陕西师大唐史研究所及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历史文化学院名誉院长。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西安市政协第六、七届副主席，第八届民进中央常委，民进陕西省委员会第五、六届主任委员。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史念海终生从事教育和历史地理学术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顾颉刚合著《中国疆域沿革史》，四十年代出版《中国的运河》。六十年代出版的《河山集》，是我国第一部历史经济地理论文集。七十年代初至二十世纪末，共撰写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20部。主编《唐史论丛》、《中国古都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学术刊物。本文最初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原名《论济水和鸿沟》)1982年1—3期，后收入《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中国的运河》、《河山集》第三卷等。本书收录时有删节。

海，不受其他河流的干扰。黄河、长江和淮河是符合这样的定义的，只有济水并不是如此。济水的发源地在现在河南的济源，是在黄河以北。可是它流经的地区却主要在当时的黄河之南。因为当时的黄河是由今河南荥阳县向东北流去，而济水却由荥阳县向东流去，经今山东济南市北，再东流入渤海。就是说它在今荥阳县北横越过黄河，和黄河相互交叉。

对济水和黄河相互交叉而又不相干扰这一说法，历来有种种解释。一是“伏流说”，认为济水从黄河北岸潜伏地下，南岸复出。二是“清浊说”，说的是济水是清的，黄河是浊的，济水从黄河中穿过，但并不混淆，越过黄河后还是清的。姑且不论“伏流说”还是“清浊说”，把黄河以北的济水和黄河以南的济水分别称为济水的上段和下段，亦无不可。

和济水最有关系的河流是鸿沟。济水是黄河的一条自然支津，鸿沟则是由黄河引出的一条人工水道。鸿沟引河是由荥阳开始，实际是济水从黄河分出的地方。因为鸿沟和济水所行的是同一条河道，经过一段流程后才分开。济水东流，鸿沟东南流。鸿沟这个名称因楚汉相争的故事而成为一个专用名词，现在人们理解狭义的鸿沟也会认为是一条河谷，其实却是由荥阳通往宋、郑、陈、蔡、曹、卫诸国的几条河流的总名，可以称之为鸿沟系统^①。这个鸿沟系统还能够和济、汝、淮、泗四条河流都联系起来。鸿沟系统内诸水包括渠水、阴沟水、汎水、获水、睢水。整个流域所涉及的地方，则有今河南东部，山东西南部，江苏西北部和安徽的北部。

济水和鸿沟，曾经灌注过整个黄河下游以南直至淮河北岸的

^① 《汉书》：“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淮、汝、泗会于楚，即今官渡水也。”《水经·渠注》：“渠水径梁王吹台东。渠水于此有阴沟、鸿水之称焉。项羽与汉高分王指是水以为东西之别。”《水经注》：“旃然水亦谓之鸿沟水，盖因楚汉分王，指水为断故也。”

广阔平原。故道虽已久湮，然而对于现代兴修水利还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故略论其演变的踪迹。

一、济水和荥口、荥泽

济水和黄河分流的地方一般说来是在汉代的荥阳县境。汉代的荥阳县在今河南荥阳县的东北，其辖境包括更在其北的广武山。不过具体说来，这里面还有曲折。《水经·渠水注》说济水分河东南流是在石门。石门在敖城西北。敖城就是敖仓城。敖仓城的故址应在今荥阳县城东北，汉荥阳县城西北，今已为河水侵蚀，湮灭无迹。据《水经注》在这里所说的一些地方对比，石门还应该在广武城的西北。用现在的地理来说，就是在汉王城的西北。其实这个石门本是东汉灵帝时建立的，是在东汉初年王景治河修渠的基础上筑成的。这是王澍时黄河决口泛滥使济水汴渠受到影响以后的事。因此，这个石门水口不一定就是以前济水分河的地方。

《禹贡》叙述济水，说是济水由黄河溢出后瀦为荥。荥就是荥泽。由黄河溢出来的黄水怎样流到荥泽里面？以前有些玄奥的解释，不合乎自然的变迁，这里不必管它。只有《水经·济水注》说得最为清楚。据它所说，东汉时济水分河的石门的东北，另有一座石门，叫作荥口石门。把它的方位说得更明确一点，也就是在敖仓城所在的敖山的东北。这座石门的修建，早于前面那座石门三十多年。当然也是东汉时期的建筑。时间相隔虽不算很远，但有两点却引人注意：其一是这座石门所在地很是低下，显然是一条积年流水的故道。其二是这里叫做荥口。为什么叫作荥口？难道是和荥泽没有一点关系？不仅这里叫作荥口，就是这条流水的沟渠，还是叫作荥渎。荥口和荥渎不会是偶然的，一定是当地故老传下的名称，显示它本来是当年由黄河溢出来的黄水流到荥泽里去的水口和故渎。因此郦道元就肯定地说：“盖故荥瀨所导，自此始也”。后来由于黄河的缺口泛滥，再经过东汉初年的治理和东汉末年的修

筑石门，于是济水由黄河分流出来的地方就由荥口石门移到其西的石门了。

由其西的石门流来的济水，循着广武山北麓东流，这其间还容纳了由广武山上流下的柳泉和广武涧两条小水，在流过了敖山以北才和荥渎相会合。把两座石门的关系分别清楚以后，就可以说，由荥口流来的荥渎是济水本来的故道，而由其西的石门流来的济水是东汉初年治河以后形成的新河道。

既然说到荥口和荥渎，也就应该说到荥泽的方位的大小。历来地学家说明荥泽的所在，都由荥阳和荥泽两个县城来探求，而且辗转承袭，有的甚至把方位都颠倒了。荥泽虽是春秋战国以至秦汉时期的湖泊，久已湮塞，不过由当地的地势高低还是可以略见踪迹的。广武山北是一片慢坡，直到郑州之西始渐成平地。荥阳、荥泽（荥泽县今为古荥镇）两个县城就都在这片慢坡之上。这条慢坡之上还有两条河流，在北的为枯河，在南的为索河。两条河流之外，沟壑还不少，在这里当然不会有湖泊的。这片慢坡在古荥镇之东却有显著的改变。这里本来的慢坡陡变成为高崖。这道高崖由广武山下斜向东南，直到郑州附近。在古荥镇之东，高崖的高度约二十米，古荥镇东南索河南岸，高崖高度降到十米，愈东则愈低。荥泽的旧地当在这高崖之下的平原上。

《水经·济水注》叙述济水在会合荥渎之后，东流经荥阳县北，又东南会砾石礮水，又东会索水，再东就是荥泽了。砾石礮水就是今索水北的枯河。根据郦道元这个说法，则荥泽应该在今索河流下高崖处的东南了。

也许有人要说，荥泽久已湮塞，郦道元是不是会把后来形成的水流误为前代的变迁？回答应是：不会的。荥泽虽见于《禹贡》的记载，但在春秋时期已经有人提到了，说明它的形成是很早了。不仅当时有人提到荥泽，而且在荥泽附近进行的战争和会盟也不是一事一地。就是郦道元所曾经提到的已经有数处。《左传》鲁襄公

十一年，诸侯伐郑，西济于济隧。据郦道元说，这条济隧是连接黄河和荥泽之间的河流。这条河流中间还经过一个叫做作衡雍城的地方，这说明荥泽和当时的黄河之间有很长一段的距离。郦道元还举出一个叫做垂陇城的会盟地方。这个垂陇城今无遗址可寻，按道理推算当在索水流下前面所说的高崖那个地方以东，而且离那道高崖还不会过远。垂陇城是在荥泽以北。就是说荥泽的北涯不能超过垂陇城。至于荥泽的南涯也不能超过今郑州市。郑州市在春秋时期叫做管城，那时管城在一次战争中也是驻军的所在。这样看来，荥泽就在春秋时期也不是很大的湖泊，南北的长度最多也不过十几里。只是撰《禹贡》的人把它写到《禹贡》里面，而《禹贡》又被儒家当成经典，于是研治《禹贡》的人们说来说去，就把它十分玄妙了。

春秋时期另外还有一个荥泽，是卫国和翟人的战地。这个荥泽在什么地方？不能确定。当时卫国都于朝歌（今河南汲县朝歌镇）。翟人战胜卫国，进入卫国都城，并且追逐卫国的余众，在黄河边上（当时黄河在朝歌以东流过）又取得一次胜利。这样说来，这个荥泽可能在朝歌以北或西北。但是有的人把它和荥阳附近的荥泽扯到一起。还有人说这个泽跨黄河南北，更有人说当时黄河在荥泽县地面，一望无际，汪洋可观，所谓荥泽是对河流宽广的描述等等。但是今汲县朝歌镇距离古荥镇将及二百里，那里会有这样宽阔的河面？当时这个地区那里会有这样宽阔的大湖泊？真是匪夷所思了。

荥泽的所在位置确定之后，接着一个问题就是它和济水的关系。济水是曾经流到荥泽里面，还是由荥泽旁边流过去？《禹贡》说济水，在说了济水由黄河溢出来成为荥后，下面就接着说，东出于陶丘之北。陶丘在今山东定陶县，和荥泽的距离十分遥远。济水是怎样流到陶丘之北的？《禹贡》并未说得清楚。后来有些人就用伏流的说法来作解释，说是荥泽的水渗入地中，由地下东流，到

陶丘之北再流出地面。这是一种唯心的说法，没有地质资料来证明是不会使人相信的。不论济水是怎样由荥泽流出的，它曾经流入荥泽这一点却是可以成立的。

不过撰《水经》的人却提出另外一种说法。说是济水东出过荥泽北。显得荥泽只是济水南边一个湖泊，和济水没有什么关系。郦道元给《水经》作注，大概对此很费周折。在《济水注》中先说了一句：“济水又东迳荥泽北”。接着就说了些荥泽以北的城邑沟渠，在说到一个叫做宅阳的城时，接着就又说：“济水自泽东出，即是始矣”。并且引王隐的话作为证实。王隐的说法是：“河决为荥，济水受焉”。济水如果不流到荥泽之中，哪能再从荥泽之中流出去？这就改变了《水经》原来的说法。济水和荥泽并不是没有关系，荥泽应该是构成济水河道的一个段落。

济水由荥泽中流出的地方是在宅阳城。宅阳的东南为敖城。这些接近后来黄河的城邑，其故址经过一再泛滥，早已湮没无迹。根据前代的记载来推算，这个宅阳城西距前面所说的那道高崖也不过十里上下。就是说济水流出荥泽的地方距它流入的地方是不会过远的，大约也只有十里上下。

二、荥泽和钜野泽间的南济和北济

根据《水经·济水注》的叙述，济水在荥泽和钜野泽（在今山东梁山、郓城、钜野、嘉祥诸县境）之间是分成两条水道流向东北的，在南的一条叫做南济，在北的一条叫做北济，分别流入钜野泽中。

这里先说南济。

南济经过的县城或故城，据郦道元所说，有如下几处：阳武县故城（今河南原阳县东南二十八里）南，封丘县（今河南封丘县）南，大梁城（今开封市西）北，小黄县故城（今开封市陈留镇东北三十三里）北，东昏县故城（今兰考县东北二十里）北，济阳县故城（今兰考县仪封乡北五十里）南，冤句县故城（今菏泽县西南四十里）南，定

陶县故城(今定陶县西北四里)南,乘氏县(今钜野县西南)西。

根据这些曾为济水所经过的县城或故县,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则现在河南的原阳、封丘、开封、兰考诸县市和山东的菏泽、定陶、钜野诸县市都曾经有过济水流过。

不过这只是一个粗略的轮廓,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勾划得比较具体一些。

其一是南济经过原阳县境的问题。阳武县故城在今原阳县东南二十八里,这本是宋人的说法。当时黄河还没有经过今原阳县南。今原阳县东南二十八里处,即使不到黄河中流,也到了黄河近岸。据此可以判断,南济这一段故道可能就是现在的黄河,甚或在其以南。

其二是小黄县故城北的济水故道所在。济水在这里实际是经过小黄县北的黄亭。黄亭是春秋时期吴晋两国相会的黄池的所在地,临近济水,是一个有名的地方。黄池本在今封丘县南七里,其地明代曾经成为黄河河道,今黄河故道遗迹俨然犹在,该是这段济水故道后来曾为黄河所占用。

其三是今定陶县境南济故道的所在。根据《水经·济水注》所载,则济水在经过冤句县故城南之后,再东流经秦相魏冉冢^①。南,又东流经定陶恭王陵南,然后东北经定陶县故城南。冤句县故城在菏泽县西南,其南五六里就是菏泽与曹县的境界。魏冢在今安陵镇镇南离曹县界也很近。当年的南济就是在今菏泽、定陶两

① 这里提到定陶恭王陵和魏冉冢两座坟墓。定陶恭王陵在今定陶县西北,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多的牵连。可是魏冉冢的所在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在今定陶县西南安陵镇,一说在今定陶县东南冉固集的是孔子弟子冉仲弓的坟墓,与魏冉无关。《水经注》说得也很明白,南济先经过魏冉冢,再经过定陶县故城,而且在定陶县故城东侧就向东北流去,根本不会再流到今定陶县东南的冉固集去。

县西南和曹县交界处向东流去。在宋时，这里的济水故道还没有湮没，而且故道旁边还有旧堤。明清时期，故道已经湮废，故堤却还存在，定陶和曹县都有遗迹可寻。曹县城北三十五里处就是故堤经过的地方。现在故堤已了无遗迹，但安陵镇东南十五里处有一个叫作堤上范的村庄。这个村庄的名字本身就显示它原来就是在故堤之上。不过这个堤上范村是一个比较孤独的村庄，附近既无以堤为名的村庄，也无别的村庄能够和它联系起来给人以曾经设过堤岸的印象。看来这是一道古堤的旧迹。以前黄河没有经过这个地方，应该是济水故道的所在。不过现在大黄集和安陵镇以南与曹县交界处直至曹县之北，都已是一片平原，不能再寻济水的遗迹了。由今曹县正北县界至定陶县城不足二十里，现在有几条较小的河流皆向东流去，而不是北流经过定陶县城的东侧，和济水的流向完全不同。这说明自济水断流之后这里的地形改变是比较大的。

今定陶县城东北有一条万福河，东流到鱼台县北入于南阳湖。这条万福河大体上就是由济水分流出来的菏水，不过其中的一些具体段落还是应该再加以斟酌的，尤其是定陶县境的一段更是这样。今万福河上源可溯至定陶县城北。这段河道在清代初年曾经疏浚过，是在一条古河道的旧迹上疏浚的。这条古河道没有被当作原来的菏水故道，而是被指为汜水的故道。菏水本是一条人工开凿的水道，也就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商鲁之间所掘的沟。始凿的时候，是直指定陶故城之下，所以定陶故城在菏水凿成后能够以两水之交的位置而繁荣起来。今定陶县境的苗古田村西南还有一条河流流入万福河，其走向和原来的菏水流向相合。至于所谓汜水故道，那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因为汜水是南济在定陶县境内分出的一条支津，流程不远又复流到南济里面。不是汜水故道又是什么呢？按照《水经注》的记载，它应该是南济的故道。因为南济与菏水在定陶县分流之后，菏水东南流，而南济则是向东北流

的。今定陶县北七里据说还有济水故渎，渎上有堤，称为济堤。这可以和袁固集以西的故河道连在一起。当然南济只能循着这条故道流到袁固集。袁固集以东至孟家海那段万福河，则是清初所开凿的，是一段新河，而不是故道。

南济在袁固集以下是怎样流的？它不是循着今万福河向东流，而是向东北流，北渠河就是它在这里的故道。北渠河下至钜野县西南，那里就是昔年的钜野泽了。北渠河也叫做南清河，今图则称洙水河。今洙水河上源可以追溯到定陶县城之西。

论述南济之后，附带论述一下菏水的故道。这是因为在《水经注》中把菏水当作济水的一条分支，也因为在后来的一些地理书中更把菏水作为济水。根据《水经注》的记载，菏水从济水流出之后，经过乘氏县故城南，昌邑县故城（今钜野县南六十里前昌集和后昌集）北，金乡县故城（今嘉祥县南四十里）南，东缗县故城（今金乡县城）北，方舆县故城（今鱼台县北）北，而至谷庭（今鱼台县治所的谷亭镇）城下流入泗水。则菏水流经的地方实际不出今钜野、金乡、鱼台三县境。

菏水大体说来就是现在的万福河。不过具体段落还是有所改变的。今万福河上源在定陶县境一段和济水故道纠缠在一起，这在上面已经说过了。在那一段万福河的袁固集和苗古田之间的河段旁边有一个赵李桥村。那里有一条支流，在定陶县东北流入万福河中，那应该是菏水的上游。在今钜野县境内，万福河流经前昌集和后昌集之南的四五里处，这就和《水经注》所说的有所不同。按《水经注》的说法，则后昌集之北一个叫做合药里的地方疏浚过一条河道，说是菏水故道。那条河道东北通到嘉祥县的澹台河。和《水经注》所说的菏水故道不相符合，是不能因为它在昌邑县故城之北而叫做菏水故道的。今前后昌集和合药里那条所谓菏水故道之间还有两条无源的河流，一经后昌集村北东南流，一经金山屯村东流。经后昌集那一条，今图称为朋河。经金山屯那一条，今图

未标河名，在金山屯东流经群山之间。然《水经注》所载的菏水，不经昌邑县故县城下，也不经金乡山中，所以这两条河道都不能说是菏水的故道，不过菏水故道应该离此不远。万福河流到鱼台县境，现在有南北两支，北支在相里集之北，南支在清河涯之南。南支是清初康熙年间开的，当时称为新开河，河虽新开，却是在菏水的故道上疏浚的。不过在清河集以下的故道可能还逐渐偏向东南，不然不会流经谷亭城下的。

北济流经的地方，据《水经注》所载，则是经过今河南原阳县南，封丘县北，长垣县西南，山东菏泽县吕陵店南，定陶县北，至郓城县南入于钜野泽。

北济的故道在今河南境内的皆已湮没无存。在山东境内的则为赵王河。赵王河据说可以上溯到长垣县接淘北河。淘北河还可上溯到封丘县境，可能和北济故道有关。今黄河由长垣、东明两县间东北流，淘北河入黄河处已在长垣县东北。现在赵王河只能上溯到菏泽县西南，而且直到菏泽县城东北双河集以下还是时令河，不常有水。赵王河由菏泽县下入郓城县，而郓城县在古代已濒于钜野泽的边缘，北济当在那里流入钜野泽中。

上文论述南济时曾涉及菏水。论述北济时，也应该说到濮水。因为濮水是由北济分出来的一支，和菏水由南济分流出来的情形相仿佛。据《水经注》所载，濮水在封丘县由北济分出后，流经今长垣县北，濮阳县西南，东明县东北，菏泽县西北，至菏泽县东北复入于北济。唐宋时期的记载说，濮水流经南华县南五里，可作为补充说明。南华县在今菏泽县西四十里李二庄。

现在这条濮水的故道已湮没无存。就是唐宋时期有确实记载的南华县南的濮水也已经无迹可寻。

三、钜野泽东北至海的济水故道

南济与北济流入钜野后，再由钜野流出，东注于海。由钜野泽

流出的济水，乃是单一的河道，不再分南北两支。

根据《水经注》的记载，济水由钜野泽流出的地方是在清口以南，而清口又在梁山的东南。所谓清口就是汶水流入济水的地方。今汶水久已改道，由南旺入泗，而钜野泽也久已干涸，不仅济水出泽之处不以复睹，就是清口也失其所在，仅梁山犹耸峙于今梁山县一侧，略可推知当年湖河衔接处。

这段济水是由泰山西南绕至泰山西北，再经过它的北面流入海的。《水经注》记载济水两岸的古城古地很多，是推知济水故道所在的绝好根据。这些古城古地的名称沿用到现在的可惜只有几处。虽仅是这几处，还是可以看出一个轮廓的。济水故道由梁山之东向北流，经过须胸城西，济水在这里西临安民亭，安民亭北就是安民山。这个须胸城就是现在的须城，在东平县东十余里。安民山就是现在梁山县东北的安山镇。须城和安山镇之间为东平湖。济水在这里的故道就是在东平湖中。济水故道再东北，经鱼山南（鱼山迄今依然耸峙于黄河西岸，北去东阿县城三十五里，其西阿城镇就是汉魏时期的东阿县故城，则鱼山南麓的黄河当是原来济水的故道），再经谷城县西。这谷城县故城就是现在平阴县西南四五十里的东阿镇。谷城县有黄山台和狼水、西流泉，今黄山就在东阿镇的东北，经过东阿镇的小水仍称狼溪，而黄山之北的另一小河仍然西流，下与狼溪会，正是西流泉的旧迹。《水经注》还说，济水经过光里。光里就是《春秋》所说的广里，并说齐人语音，广与光同。其实现在这个地方还是叫做广里，就在平阴县东北二十八里处。广里东北接着就是孝子堂。孝子堂现在叫做孝里铺。就在广里东北十里处。济水再东北经过历城县故城北。历城县故城就是今济南市（济南市今仍设有历城区）。故城中的大明湖与城外的华不注山，迄今仍为济南市中的名胜。历城县故城西南有泺水，泺水流入济水的地方为泺口，今泺口镇仍为济南市北黄河岸上的要地。济水故道再往东经过营县故城南。今章丘县的章丘城西北五

十里有前后营村。营村之南为小清河经流的地区，而小清河所行的就是济水的故道。由此再往东北，《水经注》虽依然记载了若干古城古地，然这些古城古地早已湮没，无迹可寻。以前地理书中也曾作了不同的考证，然多数难成定论，所以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这一段济水在唐代仍畅流，《元和郡县志》备载济水沿流距附近各县城道里数目，较为清晰明确，可以补《水经注》的缺陷。据其所载，济水流经的县共有十三处，除了少数几个县由于记载简略不能考得故城遗址的所在外，其他皆可以作为佐证。如须昌县（今东平县西北埠子头村为故县的东关，其西已没于东平湖中），济水去县西二里，章丘县（今章丘县北章丘城），济水去县西十七里，临济县（今章丘县西北前后营村），济水去县南二十里，邹平县（今邹平县北四十里孙家镇），济水去县南三十里，济阳县（今邹平县东北二十里旧口镇），济水去县南，长山县（今长山县），济水西北去县三十五里，高苑县（今高苑县），济水北去县七十步，博昌县（今博兴县）。

《元和郡县志》这些记载，正好是《水经注》的补充说明。不过主要的补充说明乃是在今济南市以东。因为在今济南市西南，可作根据的只有一个须昌县。须昌县故城所在的埠子头和安山镇距离很近，《水经注》说的本已明确，用不着补充说明。至于今济南市以东的一段，《元和郡县志》的道里数字所可能证明的是始于今章丘县境，也就是在今章丘城与前后营村之间。具体地说来，就是在今小清河南至朱家湖（现在两地之间的一系列村庄在唐代可能是不会有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在章丘城和前后营村以西的情况应该是怎样？自清代以来，一些人主张济水故道为小清河，由大的轮廓说来，这话也有道理，不过具体说来，其中大有曲折。现在小清河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济南市与长清县之间的玉符河，这条河在《水经注》中叫做玉水。玉水东流，再会泺水。这样说来，好象在今济南市与长清县的济水故道不是现在的黄河，而是当地的小清河了。其实不然，今济南市东这一段小清河，乃宋南渡后，刘豫导泺水东